

当炎热的暑气消退,大地吹拂阵阵凉风,胡杨林便穿上它最灿烂的盛装,热烈而壮阔地演绎一部启示生命与死亡的辉煌史诗。

西域古城寻访记(下)

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二十一

□黄俊生



心在路上

轮台最美的季节是秋天。当炎热的暑气消退,大地吹拂阵阵凉风,胡杨林便穿上它最灿烂的盛装,热烈而壮阔地演绎一部启示生命与死亡的辉煌史诗。

我到来之时,暑气逼人,胡杨正以它的葱茏与凋敝讲述一段生命过程。我没有做倾听者,而是想做一名探索者,寻找轮台在历史长廊里的身影。

还没到轮台,天已经完全黑了,车灯投射的前方黑魆魆,看不远,看不清,只能完全听凭导航的指引摸索前行,感觉比较荒凉,只有炼油厂灯火通明,并没有感觉到塔里木河给轮台带来的茂盛。流程两千多公里 的塔里木河,是南疆的母亲河,也是我国最长的内河,它本来的归宿在罗布泊,但现在它像一位老妪,衰老了,佝偻了,乳房干瘪了,在进入罗布泊之前,旱早就停下疲惫的脚步。

西汉时期的轮台,是天山南北重镇,西域都护府所在地,那时,它叫乌垒。正因为汉宣帝在这里设置都护府,统辖西域军政及屯垦,天山南北才真正纳入汉王朝版图。我之所以愿意摸黑走进轮台,就为了去西域都护府遗址抚今追昔,去追逐暗淡了的刀光剑影,倾听远去了的鼓角铮鸣。

在城里都护府大街找了一家旅社,将就了一宿。次日退房时,看到柜台那儿有张介绍轮台旅游景点的地图,欣喜地趋前阅览,只看到塔里木胡杨公园、三垅沙雅丹、草湖、拉依苏烽燧遗址的图片,偏偏没有都护府衙遗址。向多个当地人打听,都大摇其头,表示不知。最后,总算有位老先生了解情况,他告诉我,轮台有十多处古城遗址,都护府就在这十几处遗址之中,尚未确定,有可能在县城东边50公里的策大雅乡附近。

难道,幸运女神再一次从身边擦过吗?

出了轮台,我们逆着西汉第一任西域都护使郑吉走马上任的方向,向东而行,去库尔勒。开车走了不一会,看到策大雅乡路牌,疑似的都护府遗址就在附近了。不知怎的,我倒不想去寻访了,虽然我知道,那里有一处半米多高的城垣。不想去的原因说不上来,可能是库尔勒铁门关古道在召唤了吧。

行进在曾经的黄沙古道,我依稀看到一张张熟悉而陌生的面孔,看到人嘶马鸣、弓箭在腰的壮阔场景。我见到,大批大批的骆驼、驴马驮着胡麻、胡葱、胡萝卜和玉石珠宝,朝东而去;又见到骆驼、驴马驮着丝绸、铁器、工艺品,向西而来。西域都护,西域的天山南北,都由大汉王朝守护,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嬗迭。自西域都护府设衙始,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渠道畅通无阻,西域向中原输送了音乐、舞蹈,又从中原带回礼仪礼节和政治制度,两地相得益彰。

新疆水果有“四大名旦”,即吐鲁葡萄、哈密瓜、库尔勒梨、若羌红枣,我就是因香梨而知晓库尔勒的。作为巴音郭楞州首府和丝绸之路中线要道,库尔勒的今昔都很辉煌,而且,它是一座被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簇拥的城市,博斯腾湖、巴音布鲁克、罗布泊、孔雀河、胡杨林、沙漠景观,而我最感兴趣的是“西域第一雄关”铁门关,因为,维吾尔语“库尔勒”的意思是“眺望”,我想,如果站在铁门关上眺望,是不是能够望穿古今呢?

出库尔勒城向北,走着走着就走进一条峡谷,两千多年前的丝绸之路,就顺着孔雀河,从这条峡谷穿过。峡谷曲折幽深,岸壁如刀劈斧斫,铁门关据要隘而立,扼南疆北疆交通咽喉,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。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有诗云:“能兼汉月照银山,复逐胡风过铁关”,备述当初此处战火纷飞、拉锯纠缠的局面。让我始料未及的是,雄关之外,竟然是南疆北疆的分界线,我一脚就轻易地跨越过去,而古代骆驼、马匹,跋涉漫漫长路,跨越两疆是何等不易!不胜唏嘘。

雄关旁绝壁上,有“襟山带河”四个

隶书大字,山坡上还留有古代屯兵洞,坡下是历代名人碑刻。虽然,张骞曾经驻足铁门关,班超曾经饮马孔雀河,唐三藏曾经讲经屯兵营,林则徐曾经漫游古隘道,但真正让铁门关名扬天下的,则是诗人岑参。岑参进出铁门关,为铁门关写下不少名篇,其中《题铁门关楼》最为著名:“铁关天西涯,极目少行客。关旁一小吏,终日对石壁。桥跨千仞危,路盘两崖窄。试登西楼望,一望头欲白。”这首诗的石碑,就镌刻在关楼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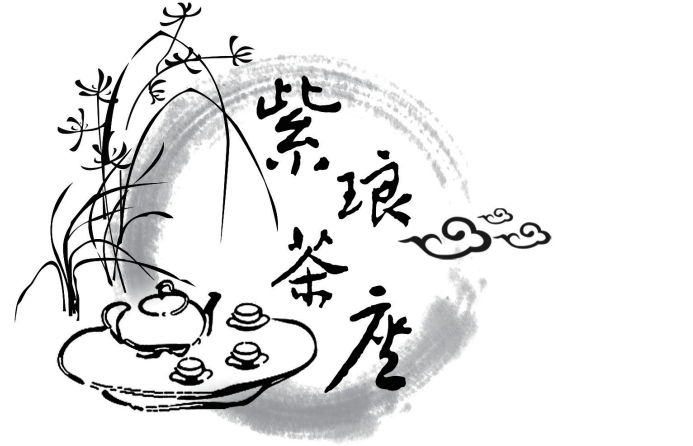
铁门关内,孔雀河河水汹涌,河两侧树木葱茏,有成片的梨树林,枝头挂满香梨,还没完全成熟,梨园一块石刻上介绍说,这里是香梨的发源地,当年焉耆国王奉献给唐僧品尝的人参果,其实就是香梨。既然到了香梨的故乡,自然不能放过品尝的机会,一咬,嘎嘣脆,汁水多,满口生津。于是,顺便买了瓶止咳化痰的香梨膏,美女老板说,这是她亲手熬的。

如果顺着孔雀河往上走,就能走到博斯腾湖。博斯腾湖是巴音布鲁克湿地开都河的归宿地,又是孔雀河的发源地,而孔雀河的尾间便是著名的古楼兰国。我逡巡在一个湖和两条河之间,很容易地闻到一种古老的、多民族交融互存的文化气息,它周围的和硕、焉耆、尉犁等一批年代久远的文明古城,似乎在倾诉久远的往事。然而,我只是它们的匆匆过客,即便在吐鲁番著名的交河故城和高昌古城,只粗粗浏览,那火焰山、艾丁湖、坎儿井、吐峪沟、吐鲁番郡王府,更是一笔带过,因为,到了倦鸟归林的时候了。

过哈密,过星星峡,出新疆,入甘肃,我们一路向东,驶向黄海之滨。

不到新疆,则不知中国之大。人生,至少要环游新疆一回。新疆最美的风景在路上,连赶路也会觉得是一种幸福。那连绵的壮观雪山,那无边无际的沙漠,那五彩艳丽的山脉,那蔚蓝壮阔的河流,那草原,那天空,那云彩,那村庄,那传说,每天都给你惊艳和欣喜。在那里,你是流浪大地的歌者,你是日行千里的游侠,你会感到你是悠悠天地之间的一粒尘埃,你会感到你的内心充满活力瞬间强大。

也许,你在等待一个机会,等待一个人,陪你一起去新疆,流浪。



有人说优秀的艺术使人更贴近生死的本质,我说伟大的艺术叫人明白何为死,更为伟大的艺术令人知晓生。

时势造英雄

□维惠



坂井泉水极漂亮,漂亮得宛如每一个使我擦肩回眸的姑娘。她的声音与面容一般美,用日本业内常用的活评价就是“有透明感”。我第一次看她的live时,就觉得那歌声同她的空气刘海一起弹动起伏,使人心旌摇动。

细究之下,被歌迷称作“亚洲女性摇滚第一人”的泉水姐姐,歌声的瑕疵实际较为明显:低音不稳,高音略带挤压感,论音域和技巧,坂井泉水在同代歌手中绝对排不上第一,从个人喜好来说,我更喜欢同社的大黑摩季富有力度的歌声。

但坂井泉水是不一样的。1993年,《負けないで》甫一面世便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,甚至被誉为日本“第二国歌”,1997年被编入日本高中音乐教材,2014年登上日本高中英语教科书。

即使我这样努力地表达这首歌的不同凡响之处,诸位听众大概仍然一头雾水:这分明是一首从曲到词都平凡得很的作品,何堪此声誉?跳出歌曲本身,有一句老话不得不提:时势造英雄。换个说法,即“万事皆依时势而定”。坂井泉水走红于上世纪90年代,彼时日本恰逢泡沫经济破裂,

一个人放慢脚步,将闲心闲情归还自己,走进自然,才能真正活得像一个人,否则只是生活的傀儡。

我来属无事

□江 徐



一千年前的春天,苏轼来到姑苏,留下一句溢美之词:“到苏州不游虎丘,乃憾事。”因为这句话,又因为对东坡先生的爱慕,我在去年四月前往姑苏。

虎丘景区入口有一排碑文,其中一篇,由北宋诗人杨备所写、苏轼所书:“海上名山即虎丘,生公遗迹至今留。当年说法千人坐,曾见岩边石点头。”其中涉及的典故《云笈七经》,是说晋代高僧道生曾在虎丘讲经渡众,边上一块石头竟点头示意。如今,那里留下一块千人石,试图印证一段历史。

信步而行,拾级而上,虽然没有看到桃花,俯仰之间,倒是满眼新绿,不觉心旷神怡。

当年,苏轼游虎丘归去,写下一篇《虎丘寺》。“人门无平田,石路穿细岭。阴风生涧壑,古木翳潭井。湛卢谁复见,秋水光耿耿。铁花秀岩壁,杀气噤蛙黾。幽幽生公室,左右立顽矿。”今天,我来到这里,虽然不见平田,却依然有穿过细岭的石路,有阴风吹过的涧壑,还有古木围绕的潭井。山下竹林多竹笋,有些比姚明还要高。

又因为是春天,生机盎然,万物都在抖擞精神。我坐在石凳上休息,偶遇一只松鼠,在树枝与草从间腾挪跳跃,时隐时现,忽上忽下。它机灵又大胆,又或者有灵性,当我用手机拍照,竟配合似的回了回头。当它从墙头跳跃而行,如鱼悠游穿梭,与游客擦肩,叫我想到孔子那句“贤譬非故”。人生短暂,各种缘构,无不如此。

中国游客簇拥于剑池前,在导游讲解下遥想远古的神话。与此同时,有一对外国父女,坐在一丛竹荫下,一边休憩,一边静静看书。当一旁游客散去,他俩依然坐在那里,不为外界环境所扰。更让我感动的一个画面没有抓拍到:后来,不远处的妈妈准备招呼他俩起身,赶赴下一处景点时,爸爸做了个“嘘”的动作,意思很明确——不要打断她看书。

“我来属无事,暖日相与永。”这

是苏轼《虎丘寺》中另一句话,也是很多游人的当下状态。有人静坐洞门外,凝望眼前春光;有人在树林里觅得安静一隅,挂起吊床,躺在上面看书,狗子趴在一旁;有人站在山径上,眺望山下纷纷尘世;有人在参天古树下锻炼身体,看起来气定神闲;有人并肩坐在山道上,大概倾诉着知心话语……

当一个人放慢脚步,将闲心闲情归还自己,走进自然,才能真正活得像一个人,否则只是生活的傀儡。

虎丘山顶有一处,叫作千顷云,这个名字源于苏轼的诗句“东轩有佳致,云水丽千顷”。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当年任吴县令,二年之内六游虎丘。辞官后,他故地重游,写下《虎丘记》,其中写道:“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,杳壑竞秀,最可觞客。”清代文人沈复,与妻子芸娘携手登山,到此闲游。后来他在《浮生六记》中追忆往昔的美好时光,对千顷云记有一笔:“芸娘独爱千顷云高旷,坐赏良久。”

循着诗文,我们可见千顷云当年模样——空放疏朗,视野开阔,白天可偶遇农人荷锄而行,晚上可俯望姑苏万家灯火笙歌阵阵。

人生如旅,就像虎丘之行本来可有可无,最终却到来,站在这里,想着这些,都是机缘所致。虽然有风雨痛泪,我们依然对人生之旅乐不思蜀。方生方死,方死方生,何必纠结于俗尘杂念?来去之间,何必执著于得失?

苏轼来过世间,来过虎丘。透过滚滚红尘车水马龙的背景去看,他似乎没有来过、没有存在过一样,所有文人墨客都没有存在过一样——来是偶然,且短暂地存在,去是必然,却永恒地消逝。这样想着,辨不清湿润的是双眸,还是内心。我喜欢此刻安静之中带着悲凉的湿润。观心自省,想起友人一句话:虽未见悲凉未见愿景,实是一种悲凉一种愿景。

风渐起,春光渐渐失去早晨那份透亮,游客开始熙攘纷至。有人抚摸着一张桌子,琢磨石头的成分;有人集体喊完茄子又喊耶;有人围在一块太湖石面前,探讨它的价格……

庸庸俗众,都不过是不曾、不能、不愿懂得的浮花浪蕊,在此走马观花一回,收集些聊以作秀的资料,以供日后炫耀。

今年人间四月天,我想循着苏轼的足记,重游虎丘。

割人藤割在皮肤上的痕,一道道,一条条的。结的疤,一细点,一细点的,排了一路。倒不像是割的,而像是锯的。

割人藤

□低 眉



你知道哪里有割人藤吗?这几天我一直在寻找割人藤。明明前天我已经看到割人藤了,而且还掐了一株回来。在我桌上呆了一天,它就枯瘪了,叶子卷了起来。这样的割人藤一点精神头也没有,我想再找一株。

但是我再也没找到。割草的人把它连根割掉了。我再找不到它的影踪,它像从没有存在过一样。我只好掐了一株五叶藤,晃在手上,悠到单位门口。

“你知道哪里有割人藤吗?”我问站岗的老伯。

“割人藤?你到旮旯头上、僻僻孔里去找啊,准有。”站岗的老伯说。

“带个刀去吧,这东西割手,空身人去掐不动。”老伯伯转身拿了把小剪刀,然后带着我,去他说的那种旮旯头、僻僻孔儿的地方。

我当然知道割人藤掐不动。我前天就掐过,它的茎非常有韧性,像麻。即使靠近最嫩头的地方,也掐不动,有点木。更何况它整个的茎上,从头到尾,都布着刺,看上去似乎毛毛的,实则上锐得很。不经意划一下,立刻现了一条血痕出来,麻辣辣的。

“怕的是前几天整理园子的人拔掉了,这东西讨人厌,一般人不欢喜它。”太没意思了。即使是站岗的老伯,也找不到割人藤。我们去了好几个旮旯头和僻僻孔,都没找到割人藤的影。

“你找割人藤做什么哩,你手上拿的是老鸦眼睛藤。”老伯伯倒是眼睛尖,盯着我手上晃的藤告诉我。

原来我奶奶嘴巴里的五叶藤,在站岗的老伯伯嘴里,却是老鸦眼睛藤。

“它为什么叫老鸦眼睛藤呢?”

“这个我哪里晓得,只听老人传言,这样叫下来的。”老伯没法子告给我个丑丑寅卯。

不被割人藤割几次,谁是老鸦眼睛藤,谁是割人藤,管保你认不出来。都是藤,割人藤和老鸦眼睛藤不一样的,到处游,像龙。它们叶子其实形相差不多,都分成五瓣。割人藤五瓣的基部,是连在一起的,像个手掌。老鸦眼睛藤的叶子是分开来的,一枝上有五个叶片,每个叶片都有自己单独的梗。割人藤的叶子是对生,一对对,生在藤两边。老鸦眼睛藤的叶子,是轮生。它们的名字和这个五,也不无关系。五叶藤、五爪金龙、五爪龙、地五加……老鸦眼睛藤有这么多“五”的名字。我还听到有人把割人藤也叫五爪龙的。形色的软件就是这么标的。

割人藤很老,很难掐。老鸦眼睛藤却一掐就断,它小的时候茎叶都是暗红色,越长越

绿。最重要的事情是,老鸦眼睛藤浑身光滑的,采一枝来,摸摸它,没有一点刺。而割人藤,它身上刺人的东西,比刺还厉害,它浑身是倒钩。它的倒钩,眼睛还看不出来,很小,毛毛的,看上去人畜无害。万万不要忽略它的攻击力,它是武装到每一个毛孔的植物。你到沟岸头上走一圈试试,树上,草上,坡上,旮旯头,僻僻孔,到处蔓着的,就是它,割人藤。如果你不穿胶鞋,或者直接拿手扯,保证你回来浑身都火辣辣,疼。割人藤割在皮肤上的痕,一道道,一条条的。结的疤,一细点,一细点的,排了一路。倒不像是割的,而像是锯的。所以,它也叫锯锯藤。

也有人把割人藤叫成拉拉秧,拉拉蔓,拉拉藤。但是《植物名实图考》认为拉拉藤另有所指:“拉拉藤,到处有之。蔓生,有毛刺人衣,其长至数尺,纠结如乱丝,五六叶攒生一处,春结青实如粟。”这个拉拉藤恐怕确实不是割人藤。因为说它“春结青实如粟”,割人藤肯定不会在春天结实。割人藤春天才出苗,开花大概在七八月。跟你说,我压根就没见过割人藤开花的样子,更别谈它结的果了。据说它也是会结果的,结一种瘦果。我们对割人藤的痛恨,早就在它还是一根游藤的时候就结果了它,就像我们单位整理园子的人一样,根本就不许它存在。它往活不到开花结果的年纪,但是却年年春天出现在树荫下,园子里,草地上。它靠什么繁殖的呢?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。